

第三十六回 黃鶴樓師徒分手 吹臺山母子相逢

卻說這招軍詔乃軍機重情，各限時日。差官星夜趕往各省巡撫接詔，刊發四處張掛。凡有英雄不怕風浪者，俱趕上京候考。

熊浩與皇甫少華自上年五月中上黃鶴山，學些趨吉避凶的奇門小術，日夜用心習練弓箭武藝。延至次年十一月初一早，這黃鶴仙翁五在禪坐，默運元神，忽一陣風從面上吹過，帶吼聲。仙翁早知其詳，立喚熊浩、皇甫少華吩咐曰：「目今番猖獄，朝廷頒詔招軍，天下英雄俱進京師，到兵部報名。侯年二月初一日，差大總裁下校場，照武場例考弓馬技勇武韜略，選取武狀元並九十六名武進士，一同掛帥征番。爾二人運已到，可收拾回家，速往京城投軍。」熊浩曰：「弟子等往常見下周圍俱是大海，要往哪裡回去？」仙翁曰：「我教爾回去，自有路可歸。」熊浩二人曰：「告稟師父知道，那番軍師法術寶貝利害，弟子等並無法術，如何抵敵得過他呢？」仙翁曰：「不妨，我有寶貝贈爾成功。」即令小童：「把我禪房桌上鞭劍鐘鏡取來。」童前去，取出一面圓鏡，乃是鋼的，約有碗大；一支劍，一把錘，一條鞭。仙翁取劍並錘交與皇甫少華，附耳曰：「此錘名電錘若遇神武道人騰雲駕霧，可把此錘祭起，半空即有電光，他身上疼痛難當。此鏡名叫破浪鏡，又名乎火鏡。妖道若敗，必作起風浪，顛覆爾的船隻，或遇汪洋風浪，可把此鏡一照，風浪立平。妖道吐火燒舟，把此鏡一照，火即消滅。」言訖，並對熊浩曰：「此劍名叫斬蛟劍；陸地能誅犀牛大象，水面能斬蛟龍，祭起即發毫光，能砍傷人的身體。此鞭名叫化龍鞭，祭起即有毫光，若打著妖道身上，疼痛不小。今各贈爾等物件寶貝，以破妖道。」二徒拜謝，各自收在身邊。仙翁又取二道靈符，交與二徒遭：「此符乃護身符，每人各一張，放在髮際，妖道緊迫便作起隱身法，騰在空中，他看得見人，人看不見他。爾等此符在身，便可破他的隱身法，即祭起寶貝打他。」二徒受了靈符，各藏在身邊。皇甫少華問曰：「神武道人究竟是何人，敢如此作惡？」黃鶴仙翁曰：「他乃蠻山老祖之徒，是吾之徒姪。只因此人貪色，欲變化為書生，通姦人家婦女，蠻山老祖逐他下山。他心中怨恨，總是逆天，亦是天意，故助番寇造反。」又在懷中取過一件紅錦套索，另錦囊一個，交與皇甫少華曰：「爾此去與神武道人對敵，他若大敗，乘夜入營行刺，他即是逆難容，爾方把紅錦套索拿他，切不可傷人性命，可把錦囊付他看。內有一封人情書，向他師父求情，他師父必定收留他。那時勸番王獻出降書貢禮，送出皇甫敬、衛煥，神武道人就可回山，從師練道。爾等班師回京，即受享富貴。」皇甫少華忙問曰：「皇甫元帥尚有性命麼？」仙翁曰：「爾父將帥不肯屈節，現在番邦收禁牢中，何嘗有損。」皇甫少華大喜，拜謝仙翁，遂同熊浩入內收拾包裹，出來拜辭師尊，背上包裹，出了洞門，起身下山。果見俱是野地，翠草青青，並無波浪，熊浩曰：「師父法力果然神通。」皇甫少華曰：「正是。」二人望空拜謝，即便起行。一路上見擒捉皇甫少華的圖畫已被風雨打壞，亦無人盤詰，二人放心穿州過府，夜住曉行。熊浩心念妻子，未知若何。

且說熊浩自起身以後，伊妻徐氏至四月初三日已生下一子。取名熊懷，字起鳳。徐氏因產後身故，自有徐天仰夫妻照應，僱傭了兩個乳娘撫養。及至十二月初旬，早飯時，熊浩同皇甫少華回來；家人向前迎接曰：「相公因甚至今方回，可憐安人已無處相會了。」熊浩駭然曰：「安人莫非因產身亡？」家人曰：「安人生產平安，月餘方纔染病，緩至半載身死。現停柩內堂，伺伊主人回來安葬。」熊浩聞言，心如刀割，皇甫少華亦不過意，急入內堂，見那棺木魂帛上寫著熊府正室孀人徐氏之位。熊浩上前扶棺痛哭曰：「我前日出門，指望夫榮妻貴，不料竟成隔世！患病我不能待奉茶湯，臨終不得當面訣別，使愚夫抱恨終天。」皇甫少華亦上前大哭曰：「總是不才累爾夫妻分離，不才實是罪人，望賢嫂陰魂勿恨。」恰遇徐仰善從外進來，一見女婿，心內好不傷感。又見熊浩、皇甫俱哭得哀慘，忙向前勸曰：「小女身亡，亦是天數，哭亦無益。」熊浩等方拭眼淚，見禮坐下。裡面乳娘急抱熊懷出來；徐仰善說明備細。熊懷已周歲有餘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面貌端莊。熊浩見子思妻，抱在手中又泣了一會。徐仰善細談女兒產後的病由，臨終的言語，熊浩與少華更加悲傷。徐仰善問曰：「二位此回可曾學得異術麼？昨日詔諭番寇軍師妖術利害，召募天下英雄赴京投考，奪取狀元。二位若有神術，亦可進京應募。」熊浩歎曰：「小婿頗有奇遇，但恩人生在世，一如春夢，功名富貴好似浮雲，令人心灰意冷。」徐仰善勸曰：「既有異術，當速擇地埋葬小女，趕赴京師，來年二月初一日應考，怎說心灰之話！」

皇甫少華退出花厅，老僕呂忠拜見，細說別後之話。熊浩向神抵祖先並徐氏位前點了香燭，參拜已畢，然後查看各賬，俱登記明白。因是初會，各有事體盤問，到了黃昏以後，各自回房。呂忠先說徐氏患病，及滑後被胡氏趕逐難堪，幾欲出門往投別處，只恐公子無處尋覓等情，皇甫少華勸曰：「胡氏女流，識不遠，可置之廢外；但夫人小姐進京消息如何，爾可知道麼？」呂忠曰：「夫人事體老奴時刻用心打聽，深知委曲。」就把吹臺山韋勇達殺瞭解官，救了夫人小姐上山，聞得韋勇達年方二十，少年豪傑等說了一遍。皇甫少華尋思：「母親恰亦不該，盜賊哪裡有仗義之人？姊姊年少，怎好在山上男女混雜，若是朝廷知道，豈不見怪？」呂忠曰：「昨日黃榜招軍，今公子回來，拾好進京應試。」少華曰：「我正有此心。」二人說到三更，方纔安寢。

次早，胡氏知女婿回來，尚未相見，免不得說了許多埋怨話。熊浩忙備祭禮，哭奠妻子，少華亦取銀付與呂忠往辦祭禮錠帛等物上祭，哭泣甚哀。家人備上筵席，請徐仰善坐在上面，熊浩與少華兩旁坐下。酒過數巡，少華向熊浩曰：「果然天子掛榜招軍，兄可速擇吉穴，安葬賢嫂，就可進京投軍了。」熊浩歎曰：「我想亡妻不過二十一歲，業已去世，人生在世，譬如白駒過隙，尊榮有限，今已無志功名，且家中乏人照傍，難以分身。賢弟有要務在身；可速進京，休得自誤。」少華著忙曰：「弟若無兄長相助，怎得成功？兄當嚮往為妙。」熊浩曰：「我已無心富貴，決不進京。」徐仰善勸曰：「小女自從染疾，每言賢婿貴相，後必極貴，自恨福薄，不能受享誥封。臨終之時，囑賢婿勵志功名，早續賢德之女；務為小女請個誥封，小女九泉方得含笑。老喜猶壯健，可為爾掌管家業，賢婿速同少兄進京投軍。若得官，非但小女含笑，老夫亦有餘榮。」少華暗喜道：「徐仰善真好人。乃贊日廣賢嫂其是賢德！兄當求取功名，以慰幽魂。」仰善又極力苦勸，熊浩方纔允許，就著家人請了地理先生，祖山擇地，不上十日，安葬完畢；又賞乳娘，仍將家業托與徐善掌管。呂忠亦要跟隨，皇甫少華允諾。因限期太迫，不及擇吉，就於十二月半後起程。熊浩少華各備一馬乘坐，呂忠沿途僱轎，免不得夜宿曉行。路上華向熊浩問道：「母姊不知何以流落綠林，必有別樣緣故，正同往吹臺山訪問。」熊浩曰：「伯母既受朝廷封誥，怎願輕身流綠林？必有別樣緣故。理宜同往省視一番，順路趕速進京。」人趕路，不覺已到山東青州府，問到吹臺山。

這日中午，已到山前，二人勒馬觀望，並無人影。呂忠曰：「此地諒是吹臺山，因甚無人？」皇甫少華曰：「山上可有個韋勇達麼？」

少華求見。」嘍囉大喜曰：「原來是皇甫公子！我家頭領甚仰慕，待我通報。」說罷，一個搜羅奔上聚義廳曰：「啟上大王，下來了兩個豪傑，騎著馬，隨一名僕，說是皇甫少華拜訪，來某明。」韋勇達大喜，喝令：「帶馬來，待我迎接。」

嘍囉牽過馬，韋勇達上馬超身，來到半山。那山下嘍囉向少華曰：「我家頭領親來迎接。」二人舉頭一看，心中大駭，不綠林中有此才貌之人，各自下馬伺候。少華尋思，母親何不將姊姊配與此人？亦是一對好姻緣。韋勇達見他面與小姐相似，又見熊浩一表非凡，暗思強將手下無弱兵，料是一位英雄，即忙下馬。少華早到馬前作揖曰：「老母家姊，多蒙頭領救命，恩同山嶽。」韋勇達答禮曰：「愚兄已拜令堂為母，賢弟與我即是兄弟，何必言謝。」隨指著熊浩問少華曰：「此英雄是誰？」少華曰：「此乃湖廣岳州府平江縣富戶熊浩，字文鶴，乃一榜武舉人，是一位大英雄。小弟自從避難，蒙他收留，又同我訪仙學法，特此進京投軍。」韋勇達椰向熊浩曰：「仁兄乃一位豪傑，小弟失敬了。」熊浩答禮曰：「小弟乃庸才，謬登一榜，自覺有愧，怎及仁兄的大才。」三人上馬登山，來到聚義廳下馬，見禮坐下，敘些寒溫。少華對二人曰：「二兄請坐，待弟見過家母。」韋勇達令嘍囉引入後堂，恰遇見尹氏母女工在閒坐。少華入內泣曰：「不肖孩兒逃走外方，不能伏侍晨昏；罪該萬死。」尹氏母女悲喜交集，連忙起身迎接。少華先拜母親，後拜姊姊，呂忠亦向前叩頭曰：「老奴目前逃走，不料再得相見主母小姐，實是過望。」夫人扶起曰：「難為你老人家受盡辛苦，照顧得我幾天悉，其功不小。」令女婢引去吃些酒飯。夫人方把解到此間，多蒙韋勇達對天立誓，認我為母，相待有如至親的話一一說明。少華曰：「難得韋勇達才貌雙全，正在年少，因何流落綠林？」尹氏曰：「他原是將門子弟，暫時流落。不知爾一向何處安身？今者欲往何處？」少華細把前情說出，又將熊浩為友忘家，訪得投軍等情說明：「兒受他的大恩不淺。」尹氏母女贊曰：「原來世上亦有如此好人，我等母女當往外邊拜謝。」母女二人辦一同來到聚義廳。

少華先到聚義廳說明母姊前來叩謝，熊浩著驚曰：「我有何能，敢受令堂伯母拜謝？煩賢弟速往阻擋。」言未畢，夫人在甫小姐在後，進了廳內。夫人上前對熊浩曰：「為我家門不幸，及賢姪拋妻別子，欲救出拙夫回朝。我等滿門自當銜環結草報答大恩！」說罷，母女姊弟一齊跪下。熊浩即忙跪下曰：「姪受伯母、公子、小姐下拜，有折小姪陽壽。」大家對拜畢，浩起來，扶起夫人母女，又請少華起來。夫人又稱謝了一番，對韋勇達曰：「煩孩兒備酒；請熊恩人。」韋勇達曰：「這是孩兒的事，母親賢妹請返。」尹氏母女退出。

嘍囉排上筵席，三人入席，酒筵間閒談些武藝，意氣投合，直到初更散席。少華向熊浩曰：「弟要進內，問明家母前情，失陪了。」熊浩曰：「理當進內。」嘍囉掌燈，引入後堂。韋勇達見熊浩，情意兩足，原要暢飲，又恐日後惹人嫌疑，即送熊浩客房安歇，自己回房安寢，自思日後欲配與少華或配與熊浩，我之心願足矣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